

# 「女力告白：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」

## 研讀心得

(高英工商教師：張琬婷)

研讀教師：張琬婷
書名：女力告白：最危險的力量與被噤聲的歷史」
作者：Mary Beard 譯者：陳信宏
出版社：聯經出版公司
出版日期：2019/03/08
總頁數：144 頁
售價：290 元
內容大意：  ◇ 身為女性，我很抱歉；生為女性，令人遺憾？ 是什麼樣的歷史，讓女性一旦掌握權力，便注定握緊天生性別的原罪，和對命運的憤怒？人人平等，難道永遠都會是天方夜譚？  ◇ 革命過後，醫生還是醫生，女性還是女性。 自 19 世紀末起，爭取權利與權力的西方女權運動歷經百年運作，造就了歷史上數項重大變革。女性走向職場、步入政壇，自由上街頭闡述自身想法，但性別壁壘始終存在，且形式更多樣，以更幽微的方式潛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，甚至成為在無形中左右我們的認同、態度與姿態。 我們在思及醫生這個職業時，腦海中閃現的是男性；思及護理師時，往往下意識認為是女性。這讓人不禁懷疑，難道百年來的革命，是無效的嗎？  ◇ 身為女性，我很遺憾？ 人人都有掌握自身命運的權力，不應該因性別、身分而有不同。 瑪莉·畢爾德問道：女性如果不被視為歸屬在權力架構中，那麼必須重新定義的，難道不是權力本身嗎？

## ● 作者簡介

瑪莉·畢爾德 (Mary Beard)

任職於劍橋大學。活躍於媒體，被譽為英國最知名的古典學者。參與多部享譽國際的 BBC 紀錄片，《相約古羅馬》、《文明》等。

曾獲 Wolfson History Prize (2008)，2013 年被任命為皇家藝術學院 (Royal Academy of Arts) 古典文學教授。

## ● 譯者簡介

陳信宏

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，曾獲全國大專翻譯比賽文史組首獎、梁實秋文學獎及文建會文學翻譯獎等獎項。譯作《好思辯的印度人》入圍第 33 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。

譯作豐富，包括《思辯：一場正義之旅》、《決戰熱蘭遮：中國首次擊敗西方的關鍵戰役》、《亞瑟的悲劇》、《令人著迷的生與死：耶魯大學最受歡迎的哲學課》、《我愛身分地位》、《幸福建築》、《宗教的慰藉》、《新聞的騷動》、《藝術的慰藉》等。

## ● 目錄

推薦語／柯采岑／Audrey

推薦序 1／還給女性打造故事與歷史的權力 V 太太

推薦序 2／性別偏見的時光機 康庭瑜

序

女性的公開發言

掌握權力的女性

後記

參考文獻及延伸閱讀

誌謝、插圖目錄

## ● 導讀

我要從非常接近西方文學傳統開端的一個時刻談起，那是西方文學傳統中第一個留下記載的這種例子：也就是一名男性叫一名女性「閉嘴」，對她說她不能在公共場合發表意見。我想到的是在將近三千年前出現於荷馬史詩《奧德賽》(Odyssey) 開頭而因此永垂不朽的一個時刻。現在，我們通常習於把《奧德賽》想成是奧德修斯的壯闊故事，講述他在特洛伊戰爭後返鄉途中所經歷的種種冒險與艱辛——而他的太太潘妮洛普 (Penelope) 則是在數十年的時間裡忠心等待他回來，並且抵擋著熱切想要娶她為妻的追求者。不過，《奧德賽》其實也是奧德修斯與潘妮洛普的兒子忒勒馬科斯 (Telemachus) 的故事。這個史詩講述了他的成長過程，以及他如何由男孩成熟為男人。這個過程始於史詩中的第一卷，潘妮洛普從她的閨房下樓，走到宮殿大廳，發現一名吟遊詩人正在為她的一群追求者表演；他唱著希臘的勇士在返鄉途中遭遇的困難。潘妮洛普大感不悅，於是當著所有人的面要求他另選一首比較開心的歌曲。這時年輕的忒勒馬科斯隨即出面干預。「母親，」他說：「請回您的房間，從事您自己的工作，操作織布機和捲線桿吧……言說是男人的事情，所有的男人，尤其是我；因為我才是這個家的掌權者。」於是，潘妮洛普便回頭上樓去了。

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要求處事精明而且人已中年的潘妮洛普閉嘴，略微帶有某種荒謬的色彩。不過，這個例子倒是鮮明展示了這一點：西方文化才剛開始出現書面證據，女性在公共場域就已遭到消音。不僅如此，依據荷馬所述，男人的成長過程當中有個不可或缺的要素，就是學習掌控公開言論並且壓抑女人的聲音。忒勒馬科斯實際上使用的詞語也很重要。他說「言說」是「男人的事情」，他使用的詞語是「muthos」——不是後來在英文當中演變成的「myth」(神話) 那個意思。在荷馬時代的希臘文裡，「muthos」指的是權威性的公共言論，而不是一般的閒聊、瞎扯或者說長道短。畢竟，閒話家常人人都會，包括女人在內，或者說女人尤其會。

## ●讀後心得

大部分的女性恐怕都有過「被安靜」的經驗，或許是說出來的意見完全不受重視，或許是剛開了口就被阻止打斷，或許是根本找不到發言的機會。這些經驗可能發生在私密的生活空間裡（例如和伴侶互動時），可能是在職場上，也可能是在各種現實與虛擬的公領域中，當我們有話想說時，卻無法得到我們所期待的重視，反而遭受拒絕、無視或是輕蔑，有時是一句「妳不懂」，有時是同樣的意見從隔壁的男同事口中說出來卻突然變得珍貴，又有時是富有惡意的貶低、威脅與攻擊。

在臺灣關注女性權益發聲的我們，時常將西方社會看作是性別平權的烏托邦。好像西方總是現代的、平權的，而亞洲是傳統的、父權的。本書為我們點出，即使是在如此「現代」的今日西方社會，傳統的、歷史之中的厭女陰魂仍然時時現身。如同畢爾德不斷強調的，本書並不是要主張數千年來公共領域中的厭女傳統從未改變。從西元前的社會至今，西方社會的女性地位當然已經大大改變，女性主義當然也已經打過無數場勝仗。然而，畢爾德提醒我們，儘管如此，性別偏見有它的歷史韌度。它穿越長長的時間隧道來到這裡。